



薛若琳：中国戏曲的当代处境

Remark of Xue Ruolin on Contemporary Situation of Chinese Operas

很难用准确的语汇来表述中国戏曲的当代处境,就戏曲来讲,各个剧种不同,它们的处境也不尽相同:

京剧昆曲是古老的剧种,近十年来也就是2001年昆曲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之后,古老剧种即京昆受到政府的重视;比如拨款投入的力度加大,重视人才。尤其是重视人才上的培养,因为有了人才才有了一切,如果一个剧种缺少人才特别是领军性的代表性人物,这个剧种就可能衰弱或处于低迷的状态。这十几年来,京剧昆曲举办了好多届的研究生班、各地剧种交流、流派班,(各地也组织了很多培训班,就像我们福建也举办了首届知名演员读书班)还有各类艺术院校,这些因素加大了京剧昆曲复苏的力度,我原本担心古老剧种如果得不到政府重视可能会落伍跟不上时代发展,现在看来这种担心不存在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各个地方的地方戏千差万别,从全国来讲,似乎越古老的剧种近况不如历史较短百年来形成的剧种。比如越剧,它处境比较好,欣欣向荣吧,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群众喜爱,尤其是女子越剧,男女同台比不上女子越剧,老百姓审美中女小生比男小生更潇洒更亲切。二,剧种没有历史沉重负担(程式繁难,离开程式无法演戏),有程式但程式比较简单不复杂,(袁雪芬说)越剧有两个奶娘:昆曲与话剧,它向昆剧学习古典性、向话剧学习当代性。越剧敞开胸怀,不固步自封,没有过度程式化,很快就大量吸收昆曲话剧的优长来丰富自己。相同的情况还有山东吕剧、评剧,这样的年轻剧种,包袱少底子薄,反而在跟社会时代接轨上更有优势。

又举例如,在湖南有花鼓戏、湘剧,花鼓戏它仅有百年的历史,很受观众欢迎,在农村,农民们喜爱花鼓戏载歌载舞,轻松活泼的形式。而湘剧历史悠久有二三百年的历史,群众尤其是年轻的如80后、90后不太爱看。云南古老滇剧就不如百年来剧种花灯受群众欢迎。江西采茶戏、云贵花灯戏、福建高甲戏、闽剧等这样的百十来年轻剧种的优势就体现在他们“接地气”方面,他们从民间起家,因为脱离母体的时间短,还有泥土的芬香,还和母体有联系。但古老剧种如梨园戏、莆仙戏,在表现形式、生活方式上与当代距离比较大,与母体与民间的距离比较大,观众要掌握剧种的特性和程式性才能欣赏,观众还要用一段时间来学习、熟悉剧种,才能欣赏,一般人就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了。

就全国来讲情况也很不相同,比如评剧在河北省、东北三省包括河南北部地区等都有广大的群众基础,比较活跃,因为评剧在解放初演现代戏方面,宣传贯彻婚姻法等有优势,它的

剧目在东北有《小女婿》北京有《刘巧儿》,还有山东吕剧《李二嫂改嫁》,有上海沪剧《罗汉田》。但古老的剧种如梨园戏当时就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剧种艺术手段准备。百年历史的剧种在占领艺术阵地,抢占滩头,更快捷更有利,而古老剧种相对迟缓,包括京昆。如昆曲,我们不赞成不提倡演现代戏(京剧因为有演过样板戏的历史,比较不同)。我们不以表现现代生活作为标杆尺度来衡量剧种是否先进的前提下,我认为,年轻剧种包袱少家底薄,客观上在表现现实生活更贴近现实。除了京昆受到政府的保护和重视之外,其它古老剧种情况就不同了,有一些受非遗的保护,但情况是千差万别的。一个剧种在凝炼、综合那个时代音乐美学特性方面,年轻剧种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当代性与现实性上有优越性,观众在熟悉度和接受度上很不一样。

就福建省来讲,情况也是不尽相同,民间职业剧团大量的存在于像闽剧、高甲戏这样百年历史的剧种中。莆仙戏的职业剧团也多,但集中在莆田仙游地区,梨园戏则在泉州地方演出。福建语言太多太复杂,“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梨园戏从时间上历史上来看是一个古老大剧种,但从地域上来看似乎又变成了一个小剧种,由于语言区域的原因,它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这情况也同样发生在莆仙戏。

因此,全国戏曲的处境,现在总体来讲戏曲是爬出了低谷,正在行进,但是还没有到达康庄大道。各地各剧种的情况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各地都很重视,政府的重视,各个院团的努力,现在不至于非常艰难、困顿。各戏曲院团以剧目建设树品牌,以人才培养求发展,以市场开拓谋生存,各自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成果。但是还需要我们继续向戏曲的康庄大道前进,这就如这次福建办知名演员读书班这样,要培养演员,培养领军人物,让演员把握角色,掌握基本功,提高历史文化知识和艺术积累。梅花奖演员也还要继续提高。我们现在的剧种建设多半是靠剧本,当然剧本也是重要的,有一个好本子,带动了其它门类如导演音乐舞美灯光可以跟上。但是,大幕一拉开,编剧导演等各门类都要退居二线,主要是演员在第一线。所以我非常称赞这次演员读书班,就是旨在培养演员塑造人物的功力。大家都是梅花奖演员,都是同一个剧种,谁表演的出色那就看你的文化修养、文化知识和文化手段,具备这些你的表演就是优秀的,你就可以很好的完成编剧、导演赋予的任务。我的老师张庚先生有句名言:“演员的最后较量是文化。”

(薛若琳,中国剧协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本文为本刊记者黄文娟访谈整理)

责任编辑 / 黄小我